

讀禮通考

自六十四
至六十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29
冊數	160 (142)	
函號	別	5 1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漢學文庫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七

諡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

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故總云周也

乾學案堯舜禹皆名惟湯是號蓋名乃履也

疏少誤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即了然柳

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

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諡曰

惠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

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爾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疏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為記之時加謚故云今也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死不制謚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猶不謚者禮弓云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為始明以前無誅也無誅即無謚也

乾學案儀禮士冠禮記亦有此數語文同不載○又案謚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謚未聞

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取名之浮於行也

注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眾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爾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疏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為謚之時善行雖多但取一善為謚者取善名之浮過於行所以減眾善之名仁取一事之善為謚也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疏名父之

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也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以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今已暴貴不得為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而忽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劉敞曰言謚曰類當為謚聲誤爾謂誄而謚之也

胡銓曰周官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徐師曾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為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

樂記聞其謚知其行也

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疏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

賜謚讀誄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禮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其事也明王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案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案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諸侯自有史也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注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疏賜謚是大史之事小史於大史

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大史賜謚為節

大師大喪帥瞽而獻作匱謚注獻與也與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獻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

七十五
其生時行迹為作謚○疏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之言帥馨者即帥馨矇歌王治功之詩舊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與諭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故云廡作柩謚

小師大喪與廡注從大師

大戴禮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錄之以為名也

周書謚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惟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一人無名曰神稱善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眾曰公執

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厥彊睿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安民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門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愬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謀慮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睿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輔輕供就

曰齊温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好樂曰康安
 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
 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係民耆艾曰胡彌
 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眾
 曰靜共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清省曰平執
 事有制曰平布網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
 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彊
 以剛果曰威猛以剛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
 曰桓道德純一曰思不耆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
 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眾曰元行義說民
 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
 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征伐曰莊武而不遂
 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

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
 曰敬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
 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
 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洽曰戴典
 禮不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
 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
 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
 曰隱年中蚤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
 思忘愛曰刺復恨遂禍曰刺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
 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禍
 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人短折曰哀蚤孤有位
 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
 威惠禮曰魏去禮遠眾曰煬醜心動懼曰甄容儀恭美

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行
 見中外曰愨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
 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內真復曰白不
 生其國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
 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温良好樂曰良怙
 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
 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息
 政外交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
 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教敏不倦曰長愛
 民在刑曰克嗇於施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
 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
 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
 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恒剛克為廢柔克為懿履忘為

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內德曰獻治而生肯
 為平亂而不捐為靈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則以其明
 餘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
 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
 也懷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糠虛也叡聖也惠愛
 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
 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白虎通德論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
 也所以進勸戒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
 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
 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士冠禮曰死
 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眾會欲顯揚之
 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質死生同稱各持行合而

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爾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彊直理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

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

爵祿凡五等附庸本無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爾顯號謚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

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曰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獨斷帝謚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黃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慈惠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惠聖善同文曰宣聲聞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溫柔聖善

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說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布網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係民耆艾曰明辟土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眾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眾曰煬怠政外交曰攜治典不敷曰祈

震一曰

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



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案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為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為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為榮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

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

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

君曰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

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

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穀梁傳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

之矣

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

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

事

注窀穸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注從先君代為禰廟請

為靈若厲

注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

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

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

大夫從之

注傳言子囊之善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注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職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

疏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謚法錫民爵位曰文

孟子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注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

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受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急急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乾學案上二條乃私謚之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大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

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荀氏家傳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張璠漢書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曰宜為貞節先生

蔡邕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文張璠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德不聞有謚蔡哀穆臧否不立故私議也

晉中興書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校常伯無爵悉不

五方八
言禮通考卷六十四
九
欽明

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造勲德兼被宜深體前
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
爵而謚自導始也

通典帝王謚號議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
今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以
為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
荅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
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
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
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荅曰周道
之業興於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
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
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

者一言為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或以名配
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文家連號
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
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
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
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
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
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
卑小不得謚也

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
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脩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
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

十

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塞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

晉書禮志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王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璞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梁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

之義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爾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通典元帝大興三年詔曰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勲之美謚也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

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適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正也

于寶晉記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脩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乖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謚為繆醜

太尉魯公賈充以韓謚為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應賜謚者則博士議定之太尉荀顛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冊即冢祭賜謚

通典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虎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

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二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處之答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爾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表冲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顛周光祿顛或曾師傅或曾總錄並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案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



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顛周顛同謚康羊祐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為疑

晉書禮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大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處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

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爾

通典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案郭奕謚景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魏書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連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

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勅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唐六典注諸職事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緼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

通典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

功德而為之褒貶

諸謚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勤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然後奏聞

無爵

稱子

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

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

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

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一卷晉張靖擬謚法兩卷又有廣

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

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弃長子於

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

惟聞於瀆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一典須憑實行

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

王福時其故荅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

萬錢所以貶為繆醜况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

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

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案謚法既過能

改曰恭請謚為恭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荊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

戶部負外郎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

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

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

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

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

謂害于家凶于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負外郎

張九齡駁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

命順則為之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

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

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

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
 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
 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為文貞左司郎
 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檢
 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
 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
 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眾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得追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
 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
 定未決玄宗為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
 知運曰威右司負外郎崔履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
 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為
 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
 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
 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
 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嗣子英又頃屬多
 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
 合無妄之求况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
 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
 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
 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
 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
 重議及荅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戌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

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况三王殊塗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為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為侯王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謚贈吏

部尚書呂諲曰肅度支負外郎嚴郢駁曰今所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案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眾議今駁議擬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

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人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褻一字不必為貶若褻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諛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眾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寧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謚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溫之密重王渾之器量

劉恢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

大曆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駁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偏旋又知載墮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疎為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辭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

元載嗇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
 郊虜入無弔災之患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
 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
 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
 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
 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
 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
 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
 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
 廟寧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
 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
 曷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
 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

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
 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
 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眾謚文
 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
 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
 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
 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別敕謚為文簡

乾學案唐書楊綰傳稱蘇端儉人也持異議

即此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
 初謚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
 為恭竟謚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
 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

以上五人案謚法並無乃

五十五
有司一時之議
所以不具其年

唐書元和中賜太子賓客于頔謚曰思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敕請還本謚補闕高越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况又墮其典法乎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館事例凡王公百官定謚考功錄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錄行狀一本申送

宋史禮志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本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錄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錄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

異議者聽具議聞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錄行狀送禮官定謚付史館脩入國史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關送史館永為定式直集賢院王皞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

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冊別無明證唯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皞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顏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負外郎

崔厦以為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既葬請謚者甚眾歲月浸久官闕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鄭樵通志序論一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義皇之前名是

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黃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爾夏自啓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為中為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為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為善惡也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別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

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為人臣為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序論二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爾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真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為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為立謚之意本為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

王方季八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
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
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
儒之所為謚者正秦人之論爾不合乎古道

序論三案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
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
爾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
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
有謚法然得謚為榮不得謚為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
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
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為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
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

為名乎是名也非己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
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璋之
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
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
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
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髡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
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允當其曰請為靈若厲
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為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
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
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
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
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
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

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立惡謚

序論四謚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為戾暴慢無親然後為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為蕩縱樂無度然後為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為惠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為

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謚由其君為眾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為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為惡人惡其人之為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五法之為謚者取一文爾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奧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己說集而為法也故蘇

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欠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謚矣若公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

是非己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上謚法

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章

釐景宣明昭正敬恭莊肅

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

圉或作魏安或作定簡貞節白匡質

靖真順思考高顯和玄高光

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

仁智慎禮義周敏信達寬理

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
 齊深温讓密厚純勤謙友和
 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賁
 逸退訥俛速懋宜哲察通儀
 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恒
 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悼懷愍亦作閔哀隱幽冲夷懼息攜
 郵愿傲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刺虛蕩墨

憊亢于褊專輕苛介暴虐
 復悖凶慢忍毒惡殘曩攘頑
 昏驕酗酒僥佻徂侈惑靡溺
 偽妄譎諂誣詐譎訕詭奸邪
 慝蠱危圯懦撓覆敗戮疵
 饕費

右六十五謚用之殲夷焉用之小人焉 凡上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後論一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
 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
 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
 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
 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

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為多矣臣今復削去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謚分而為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謚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者之稱焉胡非謚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趨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今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

謚披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二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為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貴取其逸所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曩取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醜取其湏取其僥取其徇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諂取其偽取其讟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姦取其邪取其隱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圯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斃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

退取其訥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德取其速為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為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為中庸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費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三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為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為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為惡德則協比其鄰昏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為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為儉朋比之比為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四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

制器者範圍於此况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適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

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春明退朝錄古者將葬賜謚以易名近世多橐殯或已葬而請謚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右司負外郎崔厦以為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為請謚者五家皆在葬後苗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國朝以來博士為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謚既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

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謚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元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元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

明會典凡議謚洪武初俱禮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凡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弘治十五年奏準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覆勘郡王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覆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

丘濬舉贈謚以勸忠疏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蒙

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嬖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

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為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定訂議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法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隆慶四年題準凡冒襲王爵奉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謚凡文武大臣賜謚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謚者不拘常例弘治四年令凡乞恩賜謚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十五年奏準文武大臣有請謚者禮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

為上中下二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謚請旨

萬曆元年題準大臣應得謚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謚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謚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十二年題準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歷必其節槩為朝野具瞻勲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天允堅異林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於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謚少不為貶今謚號渝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

議獨袁修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

寢後世議益衍而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

韓如璜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說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是父初無爵無謚者也先儒為之辭曰父無爵

無謚若以己有尊爵而謚之是以己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吁是何言哉追

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爵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

之所不敢出乎蓋謚兼褒貶周之制也故使謚父而皆有褒無貶則可也使謚

父而不能有褒無貶將據先王劾實之法而褒貶之邪則是因己之貴而暴父

之惡難乎其為顯揚之至情矣將徇人子榮親之情而繁褒之邪則是因于之貴

而誣父之賢難乎其為勸懲之公法矣善善惡惡者萬世之定評毫不容貸周

之天王不能改祖父幽厲之名而孔子作春秋亦不能特書弗父何叔梁紇於

僑札之上也人子但以其身貴而馳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

矣何必數易名之典邪

後漢書荀爽傳時人多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荀爽皆

引大義正以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宋名臣言行錄張子厚橫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為明

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溫公溫公復書曰子厚

生平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

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

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

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

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

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

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

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為比乎

蘇軾與李方叔書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以丘

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

弊不足法而况過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

張耒答李文叔簡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

卑則公議不得盡申俾無以盡善惡之實况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邪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讀通所著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有謚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沒賢兄之懿行人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冒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

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謂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

季豫亨推蓬寤語唐制謚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子以為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為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歲月不墻首龜跌亦無傷也

季濂私謚問答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者子曰非禮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是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稱君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之有誄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責父死之魯莊公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變者也何為而不可曰昔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曰且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溫公公答書深以為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沒也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不可易也曰唐世無爵稱子凡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

八五十四
諡法五十字自以為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為而私諡之邪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諡則不可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四補遺

婦人諡

顧夢麟中菴瑣錄案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眾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諡宣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温母諡敬南史駱文牙母諡恭此婦人有諡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八

誄

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注誄謂積

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此有文雅辭令難為者故太祝主之

大史遣之日讀誄

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厥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

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遣謂大遣奠故以遣謂祖廟之奠人之道終於此者以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乃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者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引公羊傳制謚于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黃度曰瞽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

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

天子稱天以誄之

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于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諸侯相誅非禮也注禮當言誅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諸侯及大夫其上有尊者為之作謚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尊也非但賤不誅貴平敵相誅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誅非禮也既賤不誅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注誅其赴敵之功以為謚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注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

陸元輔曰春秋傳莊公十年夏六月書公敗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有此不同愚案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一本并無驚字當時只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故鄭注云馬驚奔失列集說舍鄭不從而以大崩解之是真有敗績之事不幾與春秋刺謬乎長樂陳氏謂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姑述其始而已此亦調人之辭考之左傳非其實也愚又案左傳子產曰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彼敗績字與此敗績字正同非大崩敗績之謂也○又曰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誅孔子之類非必有

謚也鄭注每解誅為謚而集說仍之誤矣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

尼父注誅其行為謚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疏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誅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誅辭也言上天不置孔子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大夫之美稱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陳澧曰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誅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爾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

左傳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注弔至也憇且也屏敬也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注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誅之妻曰將誅夫子之德

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遊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後漢書文苑傳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杜篤於獄中為誄辭甚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劉熙釋名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文心雕龍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

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壑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

海云白日幽光零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珊瑚鈎詩話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

行狀

文心雕龍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

金石例行狀惟韓退之狀董公如式

朱子語錄韓公董晉行狀稍長

乾學案朱子嫌昌黎董晉行狀稍長然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至二卷蓋行狀不妨詳言之亦視其人爾長短不可限也

李翱百官行狀奏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而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沒而不朽曾不能直敘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侈於房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處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

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辭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

錢謙益曰予聞古之人所為誌其人者不知其為人則取徵於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之須眉面目警效舉止顯顯然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然而不似其為人癯也而肥黔也而皙短也而脩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時以作銘者止在行狀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世道交喪人盡劫也貪者劫財黠者劫名其點之尤者乘時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驚爆之事以誇大其祖父明以煇亂青史幽以欺謾鬼神胥自行狀之失實始

書牘

司馬氏書儀 訃告親友書 ○尊卑長幼如常日書儀 鹿麕生紙直書其事勿為文飾

朱子家禮 某親某人以某月某日得疾不幸於某月某

日棄世專人訃告月日哀子某泣血某親某人

案禮喪稱哀子哀孫

祭稱孝子孝孫而書儀於父亡則稱孤子母亡則稱哀子父母俱亡則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注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明三十以上不得為孤也今既行古禮父母喪俱宜稱哀子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

書儀 致賻 賻狀 ○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

人靈筵 聊備賻儀

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賻儀香酒曰奠儀 伏惟歆納謹狀

狀上某官

靈筵

具位某謹封

此是亡者官尊其儀乃若此若平交及降等即狀內無年封皮用面簽題曰某人靈

筵下云狀謹封

家禮 賻奠狀式 ○具官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

官某公靈筵 聊備賻儀

香茶酒食則云奠儀

伏惟歆納謹狀年月日

具位姓某狀

書儀 謝賻 賻書

今三年之喪未卒哭不發書多令姪孫及其餘親發謝書

具位某某物若干

右伏蒙尊慈以某

發書者名

某親違世

大官云

特賜賻儀

隨事 下

誠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謝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上某位某謹封 此與尊儀也如平交即改尊慈為仁私賜為貺去下誠字後云謹奉陳謝謹狀無年封皮用面簽餘如前

慰大官門狀 ○某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屏祇慰某位伏

聽處分謹狀年月日具位某狀

慰平交 ○某位姓某右某祇慰某官謹狀月日具位姓

某狀

慰人名紙 ○形如常但題其陰面云某郡姓名慰 此與平交已下

用之若平交已下期喪亦用慰狀大功已下用起居狀相面而見慰

慰人父母亡疏狀 鄭儀書止一紙云月日某頓首末云謹奉疏慘愴不次姓名頓首裴儀看前人稍尊即作複書一紙月日名頓首一紙無月日末云謹奉疏慘愴不次郡姓名頓首封時取月日者向上如敵體即此單書劉儀短疏覆疏長疏三幅書凡六紙考其詞理重複如一今參取三本但尊卑之間語言輕重差異爾若別有情事自當更作手簡別幅述之若慰適孫承重者如父母法

某頓首再拜言不意

凶變先某位奄棄榮養承訃告驚怛不能已已伏惟孝

心純至思慕號絕何以堪居 此上尊官也平交已下止云頓首亡者官尊改不意凶變為邦國不幸無官有素契改先

某位為先丈無素契為先府君母亡云先太夫人先太君無封邑者止云先夫人亡者官尊即改奄棄侍養為奄捐館舍無官止云奄違色養平交云恭惟降等緬

惟下倣此 日月流連遽踰旬朔 或云流瀉或云不居或云遽及孟仲季春若已葬則云遽經安厝卒哭則云遽及卒哭小祥大

祥禫祭各隨其時 哀痛奈何罔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 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

力何如伏乞 平交云伏願降等云惟冀 強加餐粥 已葬則云疏食 俯從禮制某事役

所縻 在官即云職業有守 末由奔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平交已下但云末由奉慰悲慘

增謹奉疏 平交已下改為狀 伏惟鑒察 降等不 不備謹疏 平交已下云不宣鄭裴用下次

自非有喪 恐不當稱 月日具位姓某疏上 平交已下可稱郡望并改疏為狀上 某位大孝 苦前

遠云哀前平交已下云哀次劉岳書儀百日内苦前百日外云服次服用 疏上某位 前 具位姓某謹封 皮封重

平交已下用面簽云某位苦次稍專用 疏上某所某位 尊長以小

交已下直書姓某官 具位某謹封

父母亡答人狀 於所尊稱疏於平交已下稱狀 某稽顙再拜言 平交已下只去言字蓋稽顙而

後拜三年之禮也古者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 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曰先

祖父云先祖考 攀號擗踊五内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

祖母云先祖妣 月不居奄踰旬朔 或云遽及孟仲季安厝 酷罰罪苦 父在母亡即曰偏罰罪深父先

卒哭大小祥禫除隨時

賣豐通考卷六十五

六

世維

九百卅

亡則母與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稍尊云免平祇奉几筵苟存視

息伏承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

感之情言不能盡降等云遠蒙眷私曲加慰問哀感之深非言可論凡遭父母喪

知舊不以書來弔問是無相恤閱之心於禮不當先發書若不得已須至先發當

刪此四句餘親彼雖無書弔問已末由號訴不勝隕絕謹扶力奉

疏荒迷不次謹疏月日孤子姓某疏上平交已下云奉狀謹狀

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某位座前閣下謹空平交疏上某位孤

子姓某謹封餘如前平重封亦如內

與居憂人啓狀○某啓日月流邁奄踰旬朔安厝卒哭大伏

惟平交已孝心追慕沈痛難居孟春猶寒時隨起居支福支

言其毀瘠僅及支梧也稱尊云動止支勝平交云所履降等某即日蒙恩

云支宜支福支和重支祐小重支宜支適小輕支立大輕由拜慰稱尊云造平交云奉其於憂戀無任下誠平交已下但謹

奉狀伏惟鑒察降等即不不備稱尊已下謹狀月日具位姓

某狀上某位服前餘

居憂中與人疏狀○某叩頭泣血言稱尊已下日月流速

屢更晦朔奄及大小攀慕號絕不自勝堪孟春猶寒伏惟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降等無尊體字但某酷罰罪苦父在母亡則

無復生理即日蒙恩稱尊云免平祇奉几筵苟存視息末

由號訴隕咽倍深謹扶力奉疏云云餘

慰人父母在祖父母亡啓狀若已慰其父則○某啓禍無故

常尊祖考某位無官有契即云幾丈無契即云尊祖考府君奄忽違世

亡者官尊云承訃驚惶不能已已伏惟恭緬孝心純至哀慟摧

裂何可勝任孟春猶寒未審尊體何似平交已下伏乞深

自寬抑以慰慈念某事役所縻在官末由趨慰其於憂

想無任下誠平交謹奉狀云云如前式○若其人父母已亡則此慰祖

賈禮通考卷六十五

七

祖父母亡荅人啓狀○某啓不圖凶禍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世繼奄

忽棄背痛苦摧裂不自勝堪專介臨門伏蒙尊慈特賜

書尺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仁恩眷私隨等孟春猶寒亦隨伏惟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平交如前某即日侍奉幸免他苦末由詣

左右展洩徒增哽塞謹奉狀上謝不宣極尊云不備謹狀

慰人伯叔父母姑亡○某啓不異凶變尊伯父某位伯母叔父

親愛敦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孟春猶寒尊體何如伏

乞深自寬抑以慰遠誠某事役云云如前式

伯叔父母姑亡荅人慰○某啓家門不幸幾伯父伯叔母

奄忽棄背摧痛酸楚不自堪忍伏蒙尊慈云云如前式

慰人兄弟姊妹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啓狀但改尊伯

父為尊兄亦曰令兄弟曰令姊妹曰令妹平交已下改為賢若彼有兄弟姊妹數人須言行第或官封姊妹無封者稱其夫姓云某

親愛為友愛宅令姊妹同餘並

兄弟姊妹亡荅人慰○比伯叔父母亡荅人狀但改幾伯

父為家兄弟曰舍弟姊曰家姊妹曰小妹有數人者須言行第不必言封改棄背為喪逝餘並

慰人妻亡○比慰人伯叔父母亡狀但改尊伯父為夫

人郡縣君無封即云賢閣即改傾逝為薨逝改驚怛為驚愕改親

愛敦隆為伉儷義重改哀慟為悲悼餘並

妻亡荅人○比伯叔父母亡荅人但改家門為私家幾

伯父奄忽棄背為室人奄忽喪逝摧痛為悲悼餘並

慰人子姪孫亡○某啓伏承平交已下為切承令子某位姪曰今姪孫曰今孫平交

深悲慟沈痛何可堪勝餘並慰人伯叔父母狀改寬抑

為抑割

子孫亡荅人狀○比妻亡荅人慰啓但改私家為私門

室人奄忽喪逝為小子某亡者名也姪曰少姪孫曰幼孫遽爾夭折改悲悼

曰悲念餘並同○自叔伯父母已下今人多只用平時往來狀止於小簡言之雖亦可行但裴鄭有此式古人風義敦篤當如此裴鄭又

有慰外祖父母舅姨妻父母外甥三殤及僧尼并親戚

相弔等書今並刪去

擬祖父母父母亡謝人弔賻會葬不行躬謝疏

丘濬曰案世俗既葬之後凡有親戚朋友來弔祭賻葬者其哀子必具衰經躬造其門拜之謂之謝孝有不行者怪責叢焉謂之不知禮遂使居喪者舍几筵朝夕之奉縲然衰經奔走道塗信宿旅次甚至浹旬經月不歸者往往有之此禮行之已久世俗習以為常考之古禮無有也今擬為書一通既襄事後即命子弟遍奉諸親朋之來祭葬者備述所以不躬拜謝之故待釋服之後然後行之謹錄於此以備採取知禮君子既當以禮自處又當以禮處人痛革世俗非禮之禮可也

家禮某稽顙再拜言某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

母則曰先妣承重則曰先祖考先祖妣幸而克襄大事皆賴諸親相助之力非親戚則逮其送往

賢既蒙下弔平交以下則曰臨弔又賜厚奠止有賻則曰賻儀止有奠則曰祭奠

又辱寵臨如不送葬去此二句感德良深莫知所報欲效世俗具衰經

踵門拜謝奈縲然重服哀痛在躬遠離几筵非獨古無

此禮亦恐賢人君子之不忍見也故不敢以俗禮上瀆

高明平交以下去上字伏惟尊慈特賜鑒察哀感之至無任下誠謹

此代謝荒迷不次謹疏日月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孫孤哀孫

姓名疏上某位座前謹空平交以下去此二字封皮重封並同前

弔祭文

白虎通德論天子聞諸侯薨使大夫弔之弔辭曰皇

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乾學案弔辭之古者宜數賈太傅之弔屈原

班孟堅雖東漢人所述弔辭當又在太傅之

先也

朱子家禮祭文式○維幾年歲次某干支某月干支越

千支朔若干日千支忝親某官姓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某親某官某公之柩云云尚饗

趙璘因話錄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時予外伯祖殿中侍御史諱芳字伯存掌汾陽書記奉使在京師以書亟召之既至汾陽迎笑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為之遂說祭事殿中君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勲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自令公始亦謂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殿中君草祭文其官銜之首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中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汾陽覽之大喜

何孟春曰文章有簡短可稱者宋歐陽文忠奉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為祭文戒之留意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

徐勣筆精宋張子韶祭洪忠宣曰維某年月日某官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某官之靈尚饗其于洪邁深感其情今世祭文濫觴可厭使人人如子韶不知省許多紙筆黃云文以足言言以足志如子韶云云不幾於沒字碑乎豈可為制惟武廟祭斬文僖曰朕在東宮先生為傅朕即位先生為輔朕今渡江聞先生訃嗚呼哀哉則言簡意盡者也

陶潛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

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
 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
 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
 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
 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哀辭

文心雕龍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
 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
 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
 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
 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
 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

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
 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
 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
 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
 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
 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
 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
 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
 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爾
 撫言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曾肇曰墓銘埋之墓
 中哀辭刻之冢上

附招

楚辭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補注李善以招魂為
 小招以有大招故也

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

挽歌

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

徒歌虞殯

疏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也今人謂之挽歌

莊子紼謳所生必于斥苦

司馬彪注云紼引柩索也斥疎緩苦用力也引紼所有謳者為人用力慢慢不

齊促急之也

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斃從者不

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于寶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挽歌辭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

傷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

於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

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

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

挽歌者歌之亦呼為挽歌

歐陽詢曰挽歌非始於田橫案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對曰四海邊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閔云蓋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引柩人銜枚豈樂哀者邪莊子曰紼謳以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疎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然譙氏引禮文頗有明據故並存以俟通博

何承天纂文薤露今人挽歌

困學紀聞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

橫客也

續漢書禮儀志禮登遐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
 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
 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
 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挽歌摯虞以為挽歌因
 唱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
 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
 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
 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停之○孝武帝太元四年
 皇后王氏崩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續晉陽秋武陵王晞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
 大鈴使左右唱和

陶潛擬挽歌辭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
 人今日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
 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自足一在昔無
 酒飲今日湛空觴春醕生浮蟻何時更能嘗肴案盈
 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
 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二荒草
 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
 無人歸高墳正嵒堯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
 一以閒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
 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
 何能道託體同山阿三

裴啓語林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疎質

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繼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宋書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謝綽宋拾遺錄太祖常召顏延之傳詔頻日尋覓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方覓果見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

梁書武帝天監元年葬長沙郡王懿給挽歌二部

謝機卿傳機卿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游歷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北史齊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

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

通典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輶輦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翼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禱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襦布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輶輦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禱衣皆執鐸幘

唐書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辭二解述



倓志命挽士唱之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自製挽歌羣臣畢和
 代宗皇后獨孤氏薨詔羣臣為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
 歌之

程敏政文母王宜人挽詩序略挽詩之作何昉乎左氏之歌虞殯莊生之緇謳
 古樂府之萬里薤露皆是也然考其實乃當時送葬執引者聲之以相其力爾
 顧近世為之者異於是閱其人命之不淑則近於黃鳥之詩本於人子所追慕
 則近於莩莪陟岵之詩頌彼之善寄此之哀雖不相知可以請託為之習於見
 聞遂成故事不如此則人且有無可用情之譏蓋士夫
 之告哀乞詩類於俗人之飯僧追薦勢不能自已也

章懋鄭君挽詩序略挽詩何始乎其倓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
 即莊周氏之所謂緇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以為挽歌厥後
 相承遂以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為引緇
 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弔
 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
 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託諸能言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
 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
 慈親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
 亦庶乎禮之
 以義起者歟

汪若水李氏哀挽詩序昔者琴張有桑戶之歌子貢以為非禮二子皆學於孔
 子孔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挽歌可有平情

有哀樂皆發而為歌故曰其嘯也歌古之哀死有誄有薤露之歌故招魂大招
 亦歌也挽歌果可無乎甘泉子曰喪死職哀歌不可有也挽歌不可無也夫挽
 者挽也歌者相也大凡舉重必歌以相力憂悲愉佚皆於是焉見之多出於發
 憤之所為作也古之君子其生也人愛之其死也人哀之哀之不能無挽挽之
 不能無相相之不能無言言之不能無聲聲之不能無音以成文焉此挽歌之所為作也變也

丘濬曰古人挽歌專用之以齊衆力至於今世昇柩者猶歌之辭雖鄙俚亦是
 歎人生必死死者不可復回之意非若近世所謂挽詩者父祖物故子孫為之
 徧于世之能詩者為之甚至死已數十年猶追為之者失古意矣唐宋以來固
 有是作然皆平日交游有契誼之舊有親比之好一旦聞其死而哀傷之自發
 於言爾近世作詩者與其入乃至有素昧平生無
 半面之識一日之雅者亦皆強作之大無謂也

何孟春曰導輦執紼藉諸永言以助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蒿里等差具在
 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唯大臣之喪有之然則今挽詩之作其唯為大臣作
 者為有本乎今世士大夫為人作輓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以為
 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人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
 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予嘗慨之然則詩之
 追輓於大臣者予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沒而見痛悼於人固宜昔
 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歎歎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弔哭
 者詩之所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興歎晉原賈生續騷
 湘水休文懷舊齋代子昂覽古薊丘燕公五咏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枚淚揮毫
 情各有寄天下後世之所痛悼實在斯文豈獨於一家所戚一時知且厚者而
 哉已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六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充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九

國恤一

顧命

周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始生魄月十六日甲子王

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傳王大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

衮冕憑玉几衮冕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

虎臣百尹御事集傳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

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之也王曰嗚呼疾大漸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集傳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昔君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五

十五

六

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

集傳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殷邦而集大 **大命** 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

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集傳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 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 今天降疾殆

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集傳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吾身始將必死弗興弗悟爾 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釗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

勸小大庶邦 集傳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 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

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集傳亂治也威者 有威可畏儀者有

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

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于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

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

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

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

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

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

措宜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傳綴衣帷

帳也羣臣

漸退徹山幄帳於庭王寢于北墉

卜東首反初生於其明日王崩

諸葛亮集 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爾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

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

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

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

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

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令卿與丞相

共事而已

魏氏春秋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於御側明帝

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

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晉書元帝紀太寧三年八月壬午帝不愈召太宰西陽

王秉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壹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

庾亮領軍將軍陸暕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

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槩亦何

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

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
 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行
 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
 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
 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
 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
 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
 唇齒表裏相資宜勦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
 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于冢宰保祐沖幼弘
 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於地下
 無恨黃泉

成帝紀咸康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愈詔曰朕以眇年
 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

道翦除逋寇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與是用
 震悼於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
 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
 輔之以祇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
 哉無墜祖宗之顯命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三月庚申帝不豫召司徒褚
 淵左僕射王儉詔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
 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於大漸
 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
 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
 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

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戊寅帝大漸詔曰始終大
 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

事重不能無遺慮爾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陳書天康元年夏四月癸酉世祖崩於有覺殿遺詔曰朕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為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王侯將相善相輔翌內外協和勿違朕意

太建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高宗崩於宣福殿遺詔曰朕爰自邁疾曾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慎一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清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適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贊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

魏書高祖紀太和二十三年春三月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詔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公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尚書左僕射尚書宋

五百廿一
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公禧尚書右僕射任城王
澄等六人輔政顧命宰輔曰粵爾太尉司空尚書令左
右僕射吏部尚書惟我太祖丕丕之業與四象齊茂累
聖重明屬鴻曆於寡昧兢兢業業思纂乃聖之遺蹤遷
都嵩極定鼎河漚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以仰光七廟
俯濟蒼生困窮早滅不永乃志公卿其善毗繼子隆我
魏室不亦善歟可不勉之

北齊書孝昭帝皇建二年十一月崩遺詔曰朕嬰此暴
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
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幾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
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
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表紀之體一同漢文三十六
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

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夏四月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
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
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
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
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
士軍中大小督將軍等並立勲效積有年載輔翼太祖
成我周家今朕纘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乃上不負太
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
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
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
暝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
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
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稚未堪當國魯

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
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
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邕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
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
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
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
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
命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
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為墳勿封勿樹且
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
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
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案
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內

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昏娶飲食一令如平常
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準此
以類為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懷抱
武帝宣政元年六月丁酉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遺
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
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
且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
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
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
康每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溝
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幾
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
不負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

生居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
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
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
家

隋書仁壽四年秋七月丁未高祖崩遺詔曰嗟乎自昔
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
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
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鑿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
故得撥亂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
天意欲寧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幾留
心親覽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日蓋為百姓故也
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
心府誠勅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萬

國歡心欲念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
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
化刑政猶未盡善與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
不復稱天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
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
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
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若令勇秀
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
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
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已論述皇太子廣地
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
同心勦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但國家
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



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
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
作法前帝後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
宜依前勅修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明英宗實錄天順八年正月己巳帝大漸召皇太子及
太監牛玉傅恭裴當王順周善至榻前諭之曰自古人
生必有死今朕疾已深儻有不諱東宮速擇日即皇帝
位過百日成昏皇后錢氏名位素定當盡孝養以終天
年德王等王俱與善地俾之國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
忍眾妃不要殉葬斂時須沐浴潔淨棺內裝用袍服繫
腰繚環皇后同東宮帶皮鞋者易以繚鞋衣服不
須多縱多亦無用擇好地建陵寢皇后他日壽終宜合
葬惠妃亦須遷來以後諸妃次第附此言俱遵行毋違

孝宗實錄弘治十八年五月庚寅帝大漸曉刻遣司禮
太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甚急至乾
清宮東煖閣御榻前帝燕服坐龍牀御榻上健等入至
牀上榻前叩頭問安帝曰熱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
布拭舌既乃曰朕嗣祖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
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皇上偶違和何以
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溢萬壽無疆幸寬心
調理帝自叙即位始末甚詳欲有所紀錄於是太監扶
安李璋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於榻前陳寬蕭敬李榮
俱跪於牀下帝命義書於片紙曰朕昔侍太皇太后宮
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為后於弘治
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冊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年已長成主器昏配不可久虛禮宜擇配可於今年舉

行皆逐句宣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又曰先生輩輔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先生可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聖上寬心息慮以膺萬福語久玉音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數百言不能悉記謹識其大者如此時距升遐一日而聖諭諄切神思不亂蓋聖性之涵養有素故終始之際一得其正云帝召皇太子至前面諭曰朕不豫皇后與東宮做禮儀悉從先帝遺典祭用素羞東宮務遵守祖宗成法孝奉兩宮進學修德用賢使能毋怠毋荒永保貞吉

穆宗實錄隆慶六年五月己酉帝疾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拱等疾趨至宮左右奏召輔臣至帝倚坐御榻上中宮及皇貴妃咸在御榻邊東宮立於左拱等跪於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是時上疾已亟口雖不能言而熟視諸臣頷之屬託甚至蓋自孝廟顧託三臣之後僅再見也

光宗實錄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甲戌帝召見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於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策儲原卜期宜移近早竣吉典以慰聖懷帝目顧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

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帝指自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及治法甚合上喜甚命進藥諸臣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輔臣一燬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而乳媪至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上喜甚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言聖體用藥後煖甚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欣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九諸臣言不宜驟上令中使傳趣益急因再進

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云聖體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閤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效傷害等語遂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篆大行皇帝冊寶兩內監在云有鴻臚寺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荅以難信俄蒙召見蓋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賜諸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召急諸臣趨進而龍馭以卯刻上賓天矣蓋九月一日也

嗣天子奠殯即位

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嗣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

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

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於殯斂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爾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爾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于天子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周書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及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闡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傳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越七日癸酉伯相命

士須材集傳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辰綴衣疏工乙丑九日矣鄭云蓋大斂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集傳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

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辰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辰帷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篋

席黼純華玉仍几集傳此平時見羣臣親諸笑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也華綠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文貝仍几集傳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

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集傳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集傳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

在彼乎故兼設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盾國名盾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殼鼓長八尺允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

集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

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
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
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

之前集傳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
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
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
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
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
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
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

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

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側階集傳弁
士服雀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
堂廉曰祀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
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
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
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
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則惟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
朝數刻而周廬陛階或環以推埋器
悼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疏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
敢當主也蟻蚋蟬也此蟲色黑故知蟻裳色
玄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集傳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齊升也
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
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
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
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
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階齊

王冊命

疏彤赤色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
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
太史持冊書顧命欲以進位故與王同升○集傳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
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
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
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
升蘇氏曰凡王所
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集傳成王
顧命之言

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
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
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集傳眇小而如亂治也王
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

三子其
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忘天威乎謙辭推託於不能也顧乃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傳王受瑁為王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

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疏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柩西南東南面讀策書讀策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

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

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嚙至齒與再拜○鄭云宿即肅也各用一進○集傳宿進爵也祭

祭酒也宅奠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降

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傳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疏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籬又盟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酌酌酒至殯東南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柩尊所受命○集傳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

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

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齋宅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疏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

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嚙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柩敬所白○集傳以酒至齒曰嚙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上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

方在喪故散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集傳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

卿士以下可知侯

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

侯隨其方為

位皆北面

皆布乘黃朱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

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傳賓諸侯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疏此序諸侯見新

王之事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

在太保之上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

之辭周禮犬祝辯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集傳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

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拜不拜故未為後也

弔者舍者禮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

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

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暨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

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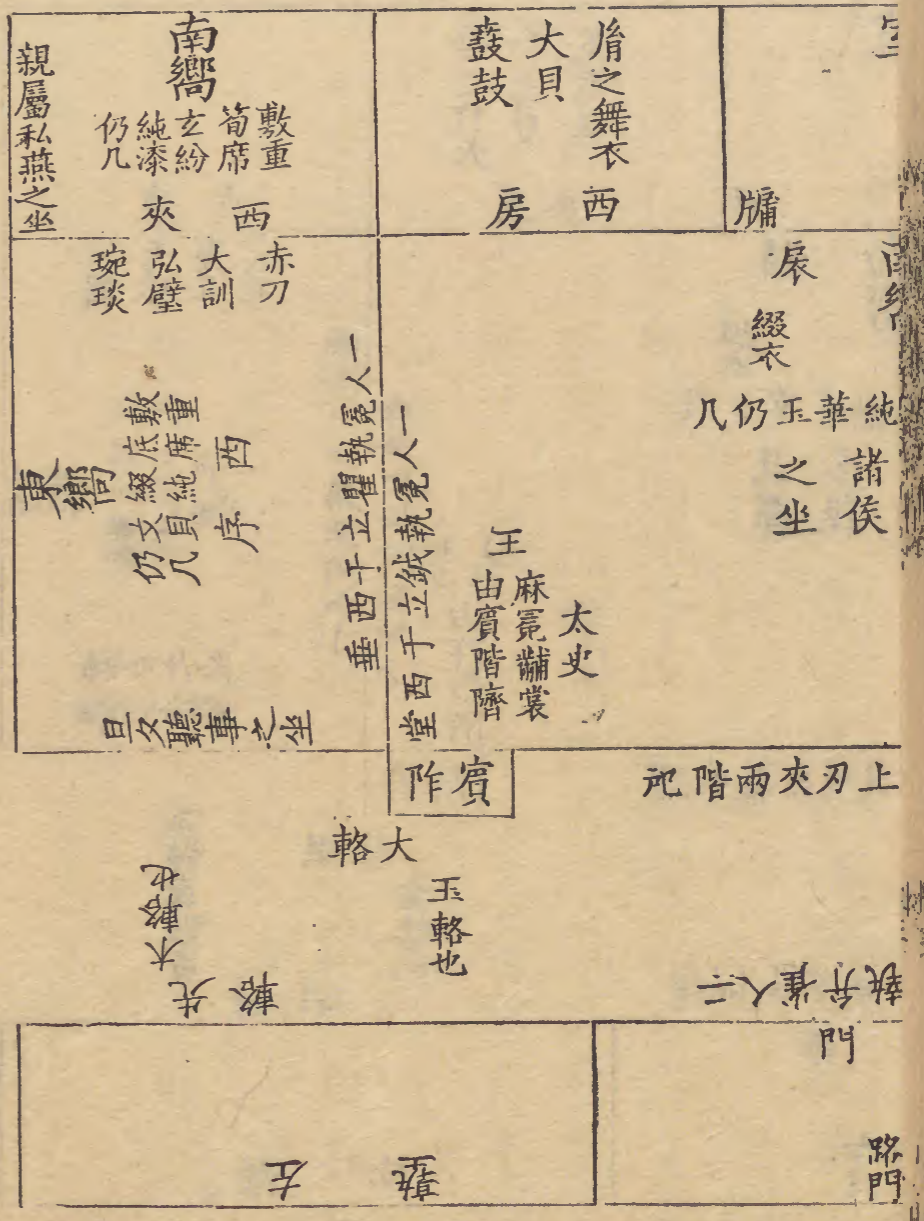
恤西土○疏羨聲近猷故訓之為道

禮通考卷六十六

十三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三百六十一

右出黃鎮成尚書通考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六十四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乎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其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或問居喪朝服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為後繼統事於宗廟故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第不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泣事爾想不至便用玄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己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為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

讀禮通考卷六十六

六十五

皮弁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為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冠以臨朝恐未為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爾○又或問康王釋喪服而被冕裳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禮之失何也對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爾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見厥祖固不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乾學案伊訓祠于先王是冢宰攝行奠殯之禮而康王親受同祭咤鄭氏言太甲踰月即

位而康王受冊度在成王崩後八日蓋商周之禮已微有不同顧命所載乃周公所制也蘇氏議康王失禮謂當用喪服受冊見羣臣是輕議周公也可乎哉至引喪服行冠禮及叔向對子皮之語尤為比擬失倫夫冠禮通乎士庶因喪而變自無不可若夫子皮欲見新君子產已知其非易服見賓乃必無之事子皮聊以謝客爾即位何事乎而可以同日語哉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斯言得之矣

葉夢得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內三年稱子緣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

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呂祖謙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世之陪臣邪

陳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子奪福天

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董鼎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居仲王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廟者伊尹也援此證恐未為安

陳櫟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禮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翁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翁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祇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爾莫若兩存之

張邦奇曰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王以麻冕黼裳見諸侯蔡傳引蘇氏之說以為非禮是也然有可疑者夫召公畢公皆盛德至於喪禮則周公制之成王行之已有故事畢召曷為倡此非禮之舉哉朱子亦具二說其一以為天子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義亦未安天子以國為家則先君之喪正不得以為己私服也堯之崩四海遏密八音是故天子者天下之共主其崩也天下宜共喪焉嗣王且不得私其父而况可以其服為己私服乎葉氏以為畢召監成王之初三監淮夷殷民之變故權一時之宜以正君臣之分亦有可疑者使康王以凶服見諸侯君臣之分未始不正也曷為其必以嘉服哉是皆不可得而曉矣或者又謂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不言而康王旬日之間輒有報誥蓋世降之殊禮從而變亦非也夫康王報誥乃求助於羣臣烏害於言哉

春秋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十三月

言禮述考卷之十一

十一

齊地

胡安國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葬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羣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備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何濟川曰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喪服焉黃幹曰人君即位之別有四始死正嗣子之位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阼之位如春秋書元年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帝乃殯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阼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蓋有未殯而踰年者矣

江克寬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於先王之文苟太甲泄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吉服躬蒞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不待踰年而即位矣賈誼謂植遺腹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禮素明綱紀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

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注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注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注諸侯五月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

續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注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內之

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

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

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

不敢況臨諸臣乎注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况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

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

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

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注周道尚明無愧於不往君至尊

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乾學案春秋二條雖諸侯之禮而諸儒所述伊訓顧命皆天子之事而正棺兩楹之間又

後世柩前即位之儀所從出也并次於此備

觀覽焉

後漢書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

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

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

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

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

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

殤帝紀延平元年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于崇德前殿

年二歲

安帝紀帝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延平元年慶始就國

鄧太后特詔留帝於清河邸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

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

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

帝為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惟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己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適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

乾學案成王以乙丑崩癸酉康王即位相距九日鄭氏曰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穀梁傳曰正棺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范甯曰先君未殯嗣君不得即位蓋奠殯而後即位實古制也漢人天子嗣世必進尚書顧命蓋有意法古矣然歷考史傳若惠帝繼高祖文帝繼惠帝宣帝繼昭帝哀平以後制於賊莽以及順帝繼安帝沖質桓靈獻以次相繼或有故而變常或自外藩徵入皆不可律以典制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丁未景帝即位差為近古然大行已出葬嗣君不得受命於殯又非矣武帝以丁卯崩於五柞宮入殯未央宮戊辰昭帝即位受命於

殯矣而殯期又迫至於武帝明帝章帝和帝
 殤帝冲帝皆以大行崩日即位非治殯之草
 略則捐殯而見羣臣皆非禮之尤者也若宣
 帝以甲戌崩癸巳元帝即位相距二十日元
 帝以壬辰崩己未成帝即位相距二十八日
 成帝以丙戌崩丙午哀帝即位相距二十一
 日又病於太緩愚謂古人奠殯即位凡有二
 意一則附身之事經營未畢則孝子之心不
 能以即安故雖君命有所不赴必無遽臨羣
 臣之理一謂尸未入柩則故君猶在尸既入
 柩則故君已亡是以未殯而先即位與既殯
 而緩即位者皆非傳受之正也三代之制至
 漢已不可問矣

陳書陳高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崩遺詔徵世祖入纂
 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大行
 皇帝奄棄萬國諸孤藐爾及國無期須立長王以寧寓
 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
 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宜奉大宗嗣膺寶錄未亡人
 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絲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
 於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帝位於太極前殿
 魏書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
 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顯
 陽殿哭踊久之欲須明乃行即位之禮崔光曰天位不
 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領軍將
 軍于忠黃門郎元昭扶太子西向哭十數聲止光捧冊
 進璽綬太子跽受服皇帝用袞冕之服御太極前殿光

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馬端臨曰案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即位之禮不復聞大槩於衰經之中行嗣服之吉禮矣然漢高祖以四月甲辰崩五月丙寅葬其日惠帝即位則在崩後二日蓋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月之制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說者謂神器不宜久虛若俟喪後即位如惠帝已遜故三公奏引尚書顧命既殯而即位其時閉城門宮門勒兵嚴宿衛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至嗣皇踐阼乃始解嚴蓋為宗社大計不能待葬也今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向未寒之時不待旦而襲位乎孝文賢主力隨古道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

乾學案顧命為天子顧託大臣輔佐嗣君之命冊度則大臣傳遺命以告於嗣君者漢人策命當即冊度之意而史不傳其文獨安帝即位有皇太后策而陳文纂統亦有皇后令

雖非大行顧命亦可髣髴知其體裁矣

舊唐書苗晉卿傳以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顛顛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皆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

哀已五日矣願準遺詔聽政則四裔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于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衰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

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况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眾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

乾學案天子居喪大臣攝冢宰唐時尚有其制錄之以備一代之典故然自殷高宗以來載諸史策者周公霍光而下亦僅見此而卒未行也

唐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
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
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以熙庶功無
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
能言德宗憂感形於顏色二十一年正月朔舍元殿受
朝還至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
爲之涕泣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餘日中外不通兩
宮安否朝臣憂懼不知所爲二十三日上知內外憂疑
紫衣麻鞋不俟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
二十四日宣遺詔上衰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以檢
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護山陵使中丞武元衡
爲副使宗正卿李紆爲案行山陵使刑部侍郎鄭雲逵
爲鹵簿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脩奉罔有或違
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重下遺詔今日至期而陛下未
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孝以寧萬國不許二月癸
卯朝百寮於紫宸門佑前跪進曰陛下居憂過禮羣臣
懼焉願得覩聖顏左右乃爲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
唐鑑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
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猝召翰林學
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
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適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
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
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
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
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

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為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留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

乾學案唐太宗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以羽檄發六府甲士四千衛皇太子入於京師六月甲戌即皇帝位於柩前高宗十二月丁巳崩於貞觀殿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肅宗四月丙寅崩於長生殿乃迎太子見羣臣於九仙門明日發喪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代宗五月辛酉崩癸亥皇太子即皇帝位於太極殿憲宗正月庚子崩

辛丑遺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司空兼中書令韓弘攝冢宰閏月丙午皇太子即位於太極殿戊申始聽政穆宗正月壬申崩癸酉門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攝冢宰丙子皇太子即位於太極殿二月辛巳始聽政敬宗十二月辛丑崩乙巳江王即位於宣政殿戊申始聽政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為皇太叔三月甲子崩光王即位於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宣宗八月癸巳崩立鄆王為皇太子癸巳即位於柩前庚子始聽政懿宗七月辛巳崩立普王為皇太子辛巳即位於柩前八月癸巳始聽政諸帝即位皆在大行殯後有遺詔又每以大臣攝冢宰

髣髴古制矣而順宗實錄出於昌黎集視諸
帝為尤詳其遺詔朱子以為即古冊度之類
備載之以資參考惟聽政之期不待除服是
不可解杜氏以為漢人舊制三日聽政未知
何據也

呂柟禮問既殯皇帝卜日斬衰受命於大行皇帝凡筵遂以袞冕升奉天殿告
天地告於奉先殿遂以告於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即位於奉天殿以觀羣臣羣
臣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於承天門及天下以來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
七日素冠麻衣經以臨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黼裳
以即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
冠麻衣經退則衰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君也故定位
於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於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購
求金不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沈子曰正
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羣臣乎數
日而葬葬畢即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即位後魏崔光之議也
閻若璩曰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固為守經之言
索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
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為太甲當喪越紼行事是其證
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哭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令畿內臣
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
社稷一歲之間蓋不帝疊舉之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謂其薄哉蘇氏曰太保

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于喪服受教戒諫哭踊
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子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
君臣亦皆吉服董真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
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儲君初即位之禮身為天地社稷之主上重祖
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於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
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
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
西面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謂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始生繼體有人尚且
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真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
邪則又蘇氏
之未深考也

新君謁廟

南齊書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否尚書令徐孝嗣議
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
丞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
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
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
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

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為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烝嘗何為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

駿奔萬國奏可

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

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

乾學案嗣王即位奠殯見於殷周之書者章章可據矣自秦至六代蔑爾無聞馬貴與言西漢人主嗣位見高廟其儀亦不傳至齊永泰初徐孝嗣始請廟見旋即停罷陳始有即位謁廟之禮見於沈文阿傳陳之告廟雖異

於殷周之奠殯然亦猶其遺意也故因類而附著之

宋史禮志孝宗即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酒齊等物並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寧宗即位時有孝宗之喪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為闕典乞早擇日恭謁太廟乃詔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請以來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為俟皇帝從吉討論施行

文獻通考案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



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唯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闇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事以為不可行乎

乾學案伊訓顧命但云奠殯無謁廟之事蓋古制喪三年不祭不應入廟諸家每引周頌閔予小子詩據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箋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孔疏此朝廟早晚毛無明說王肅謂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是成王朝廟乃在三年喪畢之後與夫初喪奠殯事不

侔矣惟昭成哀三紀即位之下即書謁高廟可知漢人已有此失禮之舉但不知其失始於何時也○再案家禮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為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是成王未除喪已朝祖矣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